

与那些背景悬浮、剧情狗血的脑残剧相比，《山海情》的“土”，恰恰是清新的，它不媚俗，不博眼球，勤勤恳恳，只求让人物“站住”、把故事讲好。

此处被国务院列为重点扶贫地区之一。

这大环境一“穷”，坏了。人的外表、性子、思维习惯，会跟着一块儿“穷得叮当响”。

位于西海固大山深处的涌泉村，村民一个个灰头土脸，衣衫破旧。推开一户农家，发现炕上躺着人，裹着被。问：大白天咋不起床呢？嘿，那回答是相当的“精彩”：一家三兄弟，只有一条裤子，谁出门谁穿；不出门的，就不穿裤子呗。

如此恶劣的条件，叔可忍，婶不可忍也！为了西海固的人民不再从荒山里艰苦刨食，1991年，宁夏启动了“吊庄移民”政策，分拨分批次地将这里的村子，搬迁到银川附近的平原上，建成吊庄移民新区。

我们的主人公上场了：涌泉村出生的马得福，从农校毕业，被抽调来参加这份工作。

得福这娃（简称福娃），跟刚从土里刨出来似的，脸蛋上挂着俩坨粗糙黑红，村口笑得像个二傻子。

“糙”“矬”“傻”，那就对了。弄个傅粉何郎般一尘不染的妆容出境，成何体统？还怎么让观众代入？黄轩在片子里头特招人疼，说也奇怪，他在《妖猫传》里演的白居易记者看了毫无感觉，偏偏被他演的得福打动了。

而福娃的初恋李水花，本是嫖嫖的四郎的后宫的桀骜冷艳花，也是差点只剩下十二个时辰的长安城

里最靓的侍女，但在《山海情》里，竟俨然一朵西北原产山丹丹，形象比较颠覆。

大叔张嘉益也化身西北老汉，吊儿郎当，领口破烂，跟当初那个很能哄小姑娘的宋思明，看起来已经没半毛钱关系了。

还有祖峰演的白老师，活脱脱一个温柔懦弱的穷困小知识分子，但不乏教书育人的志向；还有曾经的“警察专业户”尤勇智，这回演

下图：《山海情》海报。



了牙尖嘴利的老油条李大有，从吊庄跑回涌泉村，就是他带头的；还有操着“胡建”（福建）普通话的郭京飞先生，口音气质“妖娆”；还有雷厉风行的闫妮大姐，领导架势拉满……

以上演员，奠定了《山海情》成功的第二个要素：踏实的人物、踏实的演绎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剧集还不避讳、不美化扶贫过程中遭遇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教条主义所造成的政策难关。批判意识的存在，使得《山海情》较为客观，热血、理性，并行不悖。

实地，实事，实拍。与那些背景悬浮、剧情狗血的脑残剧相比，《山海情》的“土”，恰恰是清新的，它不媚俗，不博眼球，勤勤恳恳，只求让人物“站住”、把故事讲好。

所以，知道“脱贫攻坚”到底怎么回事的老同志，发觉了电视剧没有胡闹，遂真诚点赞。

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也看得津津有味？

有观点总结道，本质上，《山海情》套嵌了“男频爽文”的结构——一路打怪、一路升级，当排除千难万险最后抵达胜利彼岸的时候，“啊哈哈，朕乃龙傲天”。

但白痴的“龙傲天”模式是这样的：我具备“1+1=2”的水平，什么？你竟然用“2+2=4”的难度来挑战我？！劲敌来袭，我得继续修炼了！看招，我的绝技“3×3=9”，必可反杀你！

而《山海情》的“打怪升级”，绝非图解政策、空喊口号的“1+1=2”easy模式，它打的真是“大妖怪”，升的真是“高级别”；它